

文賦纂論

松甫題

文賦

余海觀材士之作竊有

董國柱 著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其放言遣辭良多

文賦纂論

董國柱著

文 赋 纂 论
Wen fu zuan lun

董国柱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齐齐哈尔铁路印刷厂制版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印张11 插页4

字数：28.3万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统一书号：ISBN 7-207-093· 定价：5.50元

陸士衡文集卷第一

晉平原內史吳郡陸

機士衡

賦

文賦并序

感時賦

豪士賦并序

瓜賦

思親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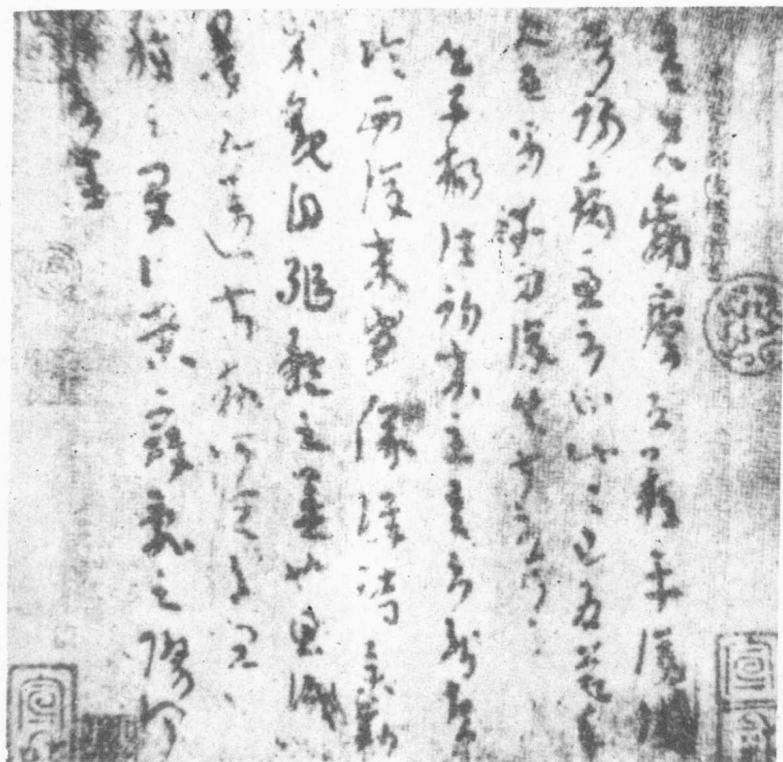
文賦

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夫其放言遺辭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常患意不緝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

“或虎爰而兽扰，或龍见而鳥潤”。六臣
 刘良注曰：“扰，亂也。思壯如虎之爰，其
 爰采炳然，或犹未改，如兽之扰亂不知
 所之，或得其妙，则龍见而有光，如水
 鳥游於波潤也。”后人之注，多依其说云。
 愚以为非，注似失之也。“或虎爰而兽扰”，
 典出《易经》，“大人虎爰其爰炳也，君
 子豹爰其爰蔚也。”扰，六臣良注云“亂
 也”，又
 或犹未
 其妙，
 也。”况
 “扰，順，
 良訓，



作者近照



陆机真迹《平復帖》译文

启 功

彦先羸瘵，恐难平复，往属初病，虑不止此，此已为庆，承使□（唯男），幸为复失前忧耳。□（吴）子杨往初来主，吾不能尽。临西复来，威仪详峙，举动成观，自躯体之美也。思识爱之迈前，势所恒有。宜□称之，夏□（伯）荣寇之乱之际，闻问不悉。

案：此据一九六一年九月《文物出版社》《陆机平复帖》启功译文。

又《宣和书谱》云“陆平原平复帖作于晋武帝初年，前右军《兰亭燕集叙》大约百有余岁……则此帖当属最古也”。

作者小传

1941年11月27日生，1959年初开始发表文章。1959年任铁路中学教员，1961年改为工人，20年后重返教育岗位，先后任教员、编辑、办公室副主任、企业管理办公室主任。现任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黑龙江省文学学会会员、哈尔滨铁路局工业企业管理协会秘书长。主要著作，《论韩愈其人》《论萧军〈八月的乡村〉的历史地位》《浅谈民族文论的批评特点》《十三经文论注》等。

自序

愚祖籍山东文登，父兄辈皆匠人，尝以家语云，为人以德不以怨，立世以实不以虚，直诚为怀，持业为本，不得浮华。虽多所触壁，不敢有违，今之未悔也。

愚自幼好文，长不减志，焉少失庠序，无其禀阶，爽然无师矣。1959年夏，于绥化铁路中学任教，每读旧制，耽于《文赋》，及诵二俊辞章，爱不释手。二年后，蹢躅于大修队为桥梁工，复转为锻工（铁匠），炉砧锤火，以销铜铁，二十整年。兹正应天降任于斯人必劳其筋骨心志之古训，悲夫壮夫，以为勉也。原始之生产方式，锤飞汗淋，体力耗尽，好在年轻，迅及复原，所谓心有余力，是以学文。尝言，笃于信而可以致大，躬于行而可以适远，鸟兽草木尚得其欲，况于珪璋之秀乎！命运非已，时光却公平。遂恂恂于心，小心翼翼，魂交形接，昼做夜耕，时积日累。文革骤起，初不敢予闻文事，迭又谄饟，及释，所藏资文手稿，近十万言，存匿残破煤棚间，鼠啮雨餐，劫为烂泥碎屑，仰天喟叹，痛煞斯人！然则矢志不渝，艰难苦困，乃我民族之美德，时接而立，不敢怠惰，挥汗之余，偷笔重作。幸得黑龙江大学为工，黑龙江图书馆继维二友暗搜资料，待妻、子酣睡，厨兼禽舍之五平米空间，任愚骋矣，逢其假日，秉笔达旦。唯此时，宏论爱击耳鼓，心灵为之震撼：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乎！荣誉抛于脑后，高情抚于四海，笔底八方，浮槎亿载，扑于我怀，戚有御虬骖白飘然之状，冯翼凌虚之慨欤哉！曷尤念乎为铁匠已也！

四时流迈，日月不居，1980年秋，别去二十许朝朝暮暮走完全部青春之铁匠炉，邂逅同家，赴铁路司机学校任教。徒可慰者，搦笔立墨为合法，读书写作有桌矣。间有喷言，在所不计，正屈子所谓“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未悔”也。校方支持，教友明

志，毋亡分秒，所谓焚膏继晷者。俗云，庸夫可济圣贤之功，斗筭敬慎烈士之业，才不半古，功已倍之，盖得之时势也。1982年后，老领导文玉、款友李青，执言而呼，多方奔走，老书记徐近案誉，老局长凤仁援手攀拔，遂有改观。正陆士衡云，循心以为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务者，系乎彼也。愚倍感人间友爱理解之可贵，每念及此，殊多珍怀，不胜感端，兹须臾不去故也。

1983年春，拙稿草就，蒙老作家骆宾基推荐之北大吴组缃教授，复至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傅璇琮先生转拜老专家周振甫处，振甫师德高古稀，不辞劬劳，奖掖后生，悉心审阅，指点关键。愚遵示于哈师大、黑大、北京、首都等五家图书馆，检炼资料，奚以葺苴，四易其稿，1984年秋乃成。振甫师为之题签。

《易》云，“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是前半生之状也。愚家无淑基，窘然一身，无敢奢寄。殆三十余年襟抱不泯者，盖有由焉；畏志俯仰，砥砺自恃，苦学乐道，盖有之焉；偃蹇长愁，寂寥摇落，拳拳服膺，旦旦驱驰，盖有适焉：是上无愧于天地先人，下有对于后昆诸君，终不忘匹夫之志也，固艰难载途，亦搏之终始也。岂有游哉。

《文赋》作者陆机，西晋才士，风鉴澄爽，神情俊迈，文藻宏丽，独步当时。叹兰植危途，芳失鬼谷，火树汤池，不得而终，佞馋身死，年方四十三岁，无独有偶，恰与拙稿成书虚年同矣。

史称机廊庙蕴才，瑚璉标器，高词迴映，如朗月之悬光，叠意迴舒，若重严之积秀；千条析理，则电拆霜开，一绪连文，则珠流壁合，其词深而雅，其义博而显者，《文赋》之外，他文盖难当此。故先人称《文赋》乃民族文论之嚆矢，理论之滥觞，文人之龟镜，是也。

爰自《文赋》命世至今，褒贬杂居，妍蚩不等，亦犹未之凡儿也。愚固穷甘余载，夙夜敬止，启于魏晋，止于八十年代，一千六百余年，撷采摭华，挫槽捋液，清澄详悉，思慎前贤，叩问

阙旨，抽其未萌，不便从流者，乃处意焉。愚谓陆生《文赋》盖古文论之第一奇响，探索创作规律之第一人者，我国民族文论之独立意识，自士衡始也。纵观汉魏，降及江左齐梁，无过其右者也。史云“百代文宗，一人而已”，亦信矣。

暨乎成书，为出版事大伤脑筋，学术著作，多不营利，出版社允而后难，积五年有余，愚又何施？决计粗粝庖厨，再宽其带，自谋出版。赖齐齐哈尔铁路印刷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襄助，使半生心血得见天日，悲乎喜乎，五味俱尝矣。倘尽心做事，何复如如？俗言寸阴如金，三十年为几多寸金，真不堪回首也。

昔王充论文，一言以蔽之曰，“疾虚妄！”，愚也以一言谅之，“恶乎伪！”浅谥庸言，忸怩为论，名之“说曰”，盖说者长短庸劣自不计较也。为减少文字，限制篇幅，悉用文言。愚胸少慧珠，才不足举，瓦釜呜呜，鸣玉掩涕，陋薄之处，十遗其九，恳请专家读者哂之颺之，倘有半言可取，窃以为幸矣。愚无企望，唯竭心追进于事业，龟勉恭敬以沈于民族文论之兴立也。

谨言

董国柱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晨于京香山别墅

一九八九年九月五日再之于哈尔滨

陆机本传

陆机。字士衡。吴郡人也。祖逊，吴丞相，父抗，吴大司马。机身长七尺，其声如钟，¹少有异才，文章冠世，伏膺儒术，非礼不动。抗卒，领父兵为牙门将，²年二十而吴灭，退居旧里，闭门勤学，积有十余年。³以孙氏在吴而祖父世为将相，有大勋於江表，深慨孙皓举而弃之，乃论权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业，遂作《辨亡论》二篇。

至太康末，与弟云俱入洛，造太常张华，华素重其名，如旧相识，曰：“伐吴之役，利获二俊”。又尝诣侍中王济，济指羊酪谓机曰：“卿吴中何以敌此”？答云：“千里萁羹，未下盐豉”。时人称为名对。张华荐之诸公，后太傅杨骏辟为祭酒，会骏诛，累迁太子洗马、著作郎。范阳卢志於众中间机曰：“陆逊、陆抗，於君近远”？机曰：“如君於卢毓、卢挺。”志默然。既起，云谓机曰：“殊邦遐远，容不相悉，何至於此！”机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宁不知邪！”议者以此定二陆之优劣。⁴

吴王晏出镇淮南，以机为郎中令，迁尚书中兵郎、转殿中郎。赵王伦辅政，引为相国参军，豫诛贾谧功，赐爵关中侯，伦将篡位，以为中书郎。伦

之诛也，齐王冏以机职在中书，九锡文及禅诏，疑机与焉，遂收机等九人付廷尉，赖成都王颖、吴王晏并救理之，得减死徙边，遇赦而归。初，机有骏犬，名曰黄耳，甚爱之，既而羁寓京师，久无家问，笑语犬曰：“我家绝无书信，汝能赍书取消息不？”犬摇尾作声。机乃为书，以竹桶盛之而系其颈，犬寻路南走，遂至其家，得报还洛，其后因以为常。时中国多难，顾荣、戴若思等咸劝机还吴，机负其才望而志匡世难，故不从。

冏既矜功自伐，受爵不让，机恶之作《豪士赋》以刺焉。冏不之悟，而竟以败。机又以圣王经国，义在封建，因采其远指，著《五等论》。

时成都王颖推功不居，劳谦下士，机既感全济之恩，又见朝廷屡有变难，谓颖必能康隆晋室，遂委身焉。颖以机参大将军军事，表为平原内史。

太安初，颖与河间王颙起兵讨长沙王乂，假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将王粹、冠军牵秀等诸军二十余万人。机以三世为将，道家所忌。又羁旅入宦，顿居群士之右，而王粹、牵秀等皆有怨心，固辞都督，颖不许。机乡人孙惠亦劝机让都督於粹，机曰：“将谓吾为首鼠避贼，适所以速祸也。”遂行。颖谓机曰：“若功成事定，当爵为郡公，位以台司，将军勉之矣。”机曰：“昔齐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乐毅以失垂成之业，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机也。”颖左长史卢志心害机宠，言於颖曰：

“陆机自比管、乐，拟君暗主，自古命将遗师，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济事者也。”颖默然。机始临戎，而牙旗折，意甚恶之。列军自朝歌至于河桥，鼓声闻数百里，汉魏以来出师之盛，未尝有也。长沙王又奉天子与机战於鹿苑，机军大败，赴七里涧而死者如积焉，水为之不流，将军贾稜皆死之。

初，宦人孟玖、第超，并为颖所嬖宠，超领万人为小都督，未战，纵兵大惊，机录其主者。超将铁骑百余人，直入机麾下夺之。顾谓机曰：“貉奴能作督不？”机司马孙拯劝机杀之，机不能用。超宣言於众曰：“陆机将反”。又还书与玖，言机持两端，军不速决。及战，超不受机节度，轻兵独进而没，玖疑机杀之，遂潜机於颖，言其有异志。将军王闳、郝昌、公师藩等皆玖所用，与牵秀等共证之。颖大怒，使秀密收机。其夕，机梦黑帛绕车，手决不开。天明而秀兵至。机释戎服，著白帻，与秀相见，神色自若，谓秀曰：“自吴朝倾覆，吾兄弟宗族，蒙国重恩，入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辞不获已，今日受诛，岂非命也！”因与颖牋，词甚凄惻。既而叹曰：“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遂遇害於军中，时年四十三。二子蔚、夏亦同被害。机既死，非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是日昏雾昼合，大风折木，平地尺雪，议者以为陆氏之冤。

机天才秀逸，辞藻宏丽。张华尝谓之曰：“人

之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云尝与书曰：“君苗见兄文辄欲烧其笔砚。”后葛洪著书，称“机文犹玄圃之积玉，无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丽妍贍，英锐飘逸，亦一代之绝乎！”其为人所推服如此。然好游权门，与贾谧亲善，以进趣获讥。所著文章凡二百余篇，并行於世。

制曰：古人云，虽楚有才，晋实用之。观夫陆机、陆云，实荆衡之杞梓，挺珪璋於秀实，驰英华於早年，风鉴澄爽，神情俊迈，文藻宏丽，独步当时，言论慷慨，冠乎终古，高词迴映，如朗月之悬光，叠意迴舒，若重岩之积秀，千条析理，则电拆霜开；一绪连文，则珠流壁合，其词深而雅，其义博而显。故足远超枚、马，高踰王、刘，百代文宗，一人而已。然其祖考重光，羽翼吴运，文武奕叶，将相连华。而机以廊庙蕴才，瑚璉标器，宜其承俊乂之庆，奉佐时之业，申能展用，保誉流功。属吴祚倾基，金陵毕气；君移国灭，家丧臣迁，矫翻南辞，翻栖火树，飞鳞北逝，卒委汤池。遂使穴碎双龙，巢倾两凤，激浪之心未骋，遽骨修鳞，凌云之意将腾，先灰劲翮，望其翔跃，焉可得哉！

夫贤之立身，以功名为本，士之居世，以富贵为先。然则荣利人之所贪，祸辱人之所恶。故居安保名，则君子处焉；冒危履贵，则哲士去焉。是知兰植中途，必无经时之翠；桂生幽壑，终保弥年之

丹。非兰怨而桂亲，岂途害而壑利。而生灭有殊者，隐显之势异也。故曰：衡美非所，罕有常安；韬奇择居，故能全性。观机、云之行已也，智不逮言矣。覩其文章之诚，何知易而行难。自以智足安时，才堪佐命，庶保名位，无忝前基。不知世属未通，运钟方否；进不能辟昏匡乱，退不能屏迹全身。而奋力危邦，竭心庸主，忠抱实而不谅，谤缘虚而见疑；生在已而难长，死因人而易促。上蔡之犬，不诫於前，华亭之鹤，方悔於后，卒令覆宗绝祀，良可悲夫。然则三世为将。衅钟来叶，诛降不祥，殃及后昆，是知西陵结其凶端，河桥收其祸末，其天意也，岂人事乎！

校 记

- 一 钟，一作“雷”。疑形讹，作钟是。
- 二 牙门将，《文选〈文赋〉注》、王隐《晋书》作“牙门将军”，疑“军”字衍。
- 三 “十余年”，一作“十一年”。臧荣绪《晋书·陆机传》作“积有十年”。《世说》注引《八王故事》为“十余年”。
- 四 “我父祖名播四海，宁不知邪！”《世说·方正篇》於此云，“我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尔”。《御览》388卷引，无“鬼子敢尔”四字。按机性俊厉，言如其人，当有之。
- 五 孙拯，一作“孙掾”，疑拯、掾形误，作“拯”是。
- 六 旧题《晋书》为唐太祖御制，非也。焉李世民确为陆机等四人作评语，故《晋书》中分“史臣曰”“制曰”。“史臣曰”即作者房玄龄等作，“制曰”，则太宗李世民为之。固以“制曰”而不以“史臣曰”，盖为别之。制者，治也，裁也，似以天子有裁断历史是非之权也。

目 录

一	自序·····	(1)
二	陆机本传·····	(4)
三	文赋正文·····	(1)
四	文赋译文·····	(252)
五	文赋写作年代考·····	(267)
六	论文赋的贡献及其历史地位问题·····	(274)
七	论陆机的政治观及其人格·····	(292)
八	陆机大事年表·····	(321)
九	六朝隋唐论机辑语·····	(330)
十	本书征引参考书(篇)选目·····	(335)

文 赋

臧荣绪《晋书》曰：机字士衡，吴郡人。祖逊，吴丞相。父抗，吴大司马。机少袭领父兵，为牙门将军。¹年二十而吴灭，退临旧里，与弟云勤学，积十一年。誉流京华，声溢回表，被征为太子洗马，与弟云俱入洛。²司徒张华，素重其名，旧相识以文。³华早天才绮练，⁴当时独绝，新声妙句，系纵张蔡。⁵机妙解文情理，心识文体，故作《文赋》。（《《文选》卷十七李善注引）

六臣曰：善曰，臧荣绪《晋书》曰，陆机妙解情理，心识文体，作《文赋》（六臣本《文选》卷十七注）

刘勰曰：昔陆氏《文赋》，号为曲尽，然汎论纤细，而实体为该。（《文心雕龙总术》）

钟嵘曰：陆机《文赋》，通而无贬。（《诗品》序）

杜甫曰：陆机二十作《文赋》（《醉歌行》）

何良俊曰：古今论文者，有魏文帝《典论》，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任昉《文章缘起》，刘勰《文心雕龙》……作文之法，盖无不备矣。苟有志于文章者，能与此求之，欲使体备质文，辞兼丽则，则去古人不远矣。（《四友斋丛书》卷三十三）

说曰：陆机《文赋》问世，无疑为我文论史之第一奇响，奈苑之精葩，文囿之绝唱，自其出焉，西晋文坛为之震动，江左齐梁效响追形，“其词深而雅，其义博而显”，“百代文宗，一人而已”，为人推崇若此。

伊古以来，说陆机《文赋》最先者，莫过于臧荣绪《晋书》，